



浮光掠影看平生

启功·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浮光掠影看平生

启功·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光掠影看平生/启功著. 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1. 12
ISBN 978-7-5502-0442-3

I. ①浮… II. ①启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5200号

浮光掠影看平生

作 者: 启 功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封面设计: 先锋设计
版式设计: 祝志霞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楼2层 100011)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52千字 995毫米×695毫米 1/16 17印张
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0442-3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64255036

代序 笑对风雨人生

张中行

近一两年,我旧习不改,仍写些事过或事微而未能忘情的,积稿渐多,编排体例,都是反三才之道,人为先;人不只一位,也要排个次序,我未能免势利眼之俗,也为了广告效应,列队,排头,要是个大块头的。于是第一本拉来章太炎,第二本拉来辜鸿铭,说来也巧,不只都有大名,而且为人都有些怪,或说不同于常的特点。现在该第三本了,既然同样收健在的,那就得来全不费工夫,最好是启功先生,因为他也是既有大名,又有不同于常的特点。且说有如扛物,大块头的必多费力,我畏难,从设想凑这本再而三的书之日起,就决定最后写这篇标题为《启功》的。现在,看看草目,六十余名都已排列整齐,只欠排头未到,畏,也只好壮壮胆,拿笔。拿笔之前,听说继《启功韵语》之后,又将有“絮语”问世,夫絮,细碎而剪不断、理还乱之谓也,姑且承认启功先生谦称自己的韵语为打油,推想这絮语的油必是纯芝麻,出于我们家乡的古法小磨的,所以我必须先鼻嗅口尝,然后着笔。以上这些意思,也当面上报启功先生。他客气几句,我听而不闻,于是就拿到《启功絮语》的复印本。回来看了,自然又会得到几次人生难得的开口笑。其时正临近癸酉年中秋,我忙里偷闲,往家乡望了“月是故乡明”之月,吃了尚未新潮的月饼,由絮语引发的欢笑渐淡,难得再拖,只好动真格的,拿笔。

拖,至少一部分是来于畏,畏什么?正如我多次面对启功先生时所说:“您这块大石头太重,我苦于扛不动。”重,化概括为具体,是:所能,恕我连述说也要请庄子来帮忙,是“两涘渚崖之间,不辨牛马”;为人,是“东面而视,不见水端严”。——既已向古人求援,干脆再抄一处,包括所能和为人,是《后汉书·黄宪传》所说:“汪汪若千顷陂,澄之不清,淆之不浊,不可量也。”说到澄之不清,淆之不浊,想大动干戈之前,先来个由芥子见须弥的小注。比如你闯入他的小乘道场(曾住西直门内小乘巷),恭而敬之地同他谈论,或向他请教诗文之事,他会一扯就扯到“我腿何如驴腿”,此即所谓澄之不清。又比如七十年代早期,他的尊夫人章佳氏往生净土,于是一如浮世所常见,无事生事,有事就更多好事者,手持红丝,心怀胜造七级浮屠之热诚,入门三言两语,就抽出红丝往脚脖子上系,他却一贯缩腿敬谢,好事者遗憾,甚且不解,而去。可是喜欢道听途说的人不就此罢休,于是喜结良缘的善意谣传还是不胫而走,对此,他有绝招,是我所亲见,撤去双人床,换为单人床,于今几十年,不变,此即所谓淆之不浊。总之,这之后就只得来个杂以慨叹的总评:不可量也。

可是好事者走了,还有多事者,会反唇相讥:“你不是也量过吗?那就不是不可量了。”我想,这是指我写过这样几篇文章:《〈论书绝句〉管窥》、《〈启功韵语〉读后》、《两序的因缘》、《书人书事》。许还有别的,一时想不起来,也就不去查了。现在是要声辩,虽然所写不只一篇,对于启功先生的所能和为人,还无碍于我的评论,“不可量也”。理由不只一项。其一,我的所谈都是皮毛,自然不能见“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”。其二,有所见,或更进一步,有所评,都是瞎子摸象之类,对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其三,限于所能中的见于书本的(如文物鉴定就不,或说难于见于书本),如主要讲鉴古的《启功丛稿》,我就不敢碰,因为过于专,过于精,我是除赞叹以外,不能置一辞。其四,关于为人,我见到面团团兼嬉笑,听到“我腿何如驴腿”,所有这些,是整体的千百分之一呢?还是连之一也不是呢?是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。说不清,还敢写,亦有说乎?曰有,是依据事理,了解自己尚且不易,况他人乎?可是自司马子长以下,还是有不少人,或自发,或领史馆之俸,为许多人,包括列女和僧道,写传记。太史公写项羽,写张良,没见过,专就这一点说,我写启功先生就有了优越性,是不只见过,而

且来往四十年有余。就说只是皮毛吧，想来皮是真皮，毛也不假，写出来，给想看名人的人看看，也不无意义吧？所以还是放开笔，任其所之，写。

如果有什么光的探测器，对准他的肚皮（从旧而俗之习，不说心，更不说大脑），咔嚓一响，我想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。暂时还未照，也就只好等照见后再说。这里只说一些已经能够看到的。其中一种是一般人不很清楚甚至并未注意的，是书画等的鉴定。这方面，成为名家，也许比善书善画更难，至少是同样不容易，因为不只要有会，见得多了，还要有能深入分辨的慧心和慧眼。启功先生得天独厚，外有机会，公藏私藏，几乎所有名迹他都见过，又内有慧心慧眼，还要加上他能书能画，深知其中甘苦，所以成为这方面的有数的一流专家。他忙，也因为这方面的多能，比如前些年，由上方布置，他同另两三位专家，周游一国，看各大博物馆的收藏，看后要点头或摇头，回来，我庆幸他大饱眼福，他说也相当累。私就更多，他走出浮光掠影楼，常有人拿出一件甚且抱出一捆，请他看，不下楼，也会有不少人叩门而入，也是一件或几件，请他看，希望看到他点头。有的还希望他在上面写几句，以期变略有姿色为容华绝代。他宽厚，总会写几句。但有分寸：精品，他掏心窝子说；常品，说两句不疼不痒的；赝品，敬书“启功拜观”云云，盖曾拜曾观，并非假话也。说到这里，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网开一面，因为，比如请他看尚未买的文徵明书《长恨歌》册，已买（知未必真，因价特廉而收）的祝枝山临《景龙观钟铭》卷，他都未说“拜观”，而说“假的”。到此，想说两句似题外而非题外的话，像这样的“广陵散”，不想法使之下传，而让这现代化的嵇叔夜今天东家去开会，明天西家去剪彩，以凑电视之热闹，总是太失策了吧？

说过一般人未注意的，要接着说一般人（包括不少海外的）都注意的，书法。这里要插说一项一般人不也很清楚的，是启功先生的浮世之名，本来是画家，近些年为能者多劳的形势所迫，画过于费时间，书可以急就章，才多书少画（或说几乎不画），在人的印象中就成为单纯的书法家，并上升为书法家协会主席。众志成城，又因为他本人执笔，多谈书而少谈画，吾从众，也就撇开画而专谈书法。可是这就碰到难题，而且不只一个。只说两个。其一，出于他笔下的字，大到榜书，小到蝇头小楷，又无论是行还是草，都好，或说美，可是

如果有人有追求所以然之癖，问怎么个好法，为什么这种形态就好，我说句狂妄的话，恐怕连启功先生自己也答不上来。我想，这就有如看意中的佳人，因觉得美而动情，心理活动实有，却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。总之，无能为力，也就只好改说第二个难，不离文字的。这是指他的论书著作，主要是《论书绝句》和《论书札记》。有书问世，白纸黑字，如绝句，且有自注，何以还说难？是因为书道，上面说过的，微妙之处，可意会不可言传，启功先生老婆心切，欲以言传，也无法避精避深，于是读者，以我为例，看，字都认识，至于其中奥义，就有如参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”的“无”，蒲团坐碎，离悟还是十万八千里。单说《论书绝句》，一百首，由西京的石刻木简说到自己的学书经历，如生物之浑然一体，牵一发必动全身，没有寝馈于书苑若干年的苦功，想得个总体的了解，也太难了。

韩文公有句云，“馀事作诗人”，所以介绍启功先生，更要着重谈大节。大节为何？开门或下楼，待人诸事是也。这就更多，只想谈一些见闻。

其一，是对陈援庵（名垣，史学家，曾任辅仁大学校长，别署励耘书屋）先生，或口说，或笔写，他总是充满敬佩和感激之情，说他的“小”有成就，都是这位老先生之赐。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，但实事求是，我觉得，推想许多人也会这样想，说“都是”，就未免言过其实。可是多年以来，直到他的声名更多为世人所知的时候，他总是这样说，也总是这样想。是不实事求是吗？非也。是他的“德”使他铭记一饭之恩，把自己的所长都忘了。这种感情还有大发展，是近些年来，他的书画之价更飞涨，卖了不少钱，总有几十万美元吧，他不要，设立奖学金，名“启功奖学金”，合情合理，可是他坚持要称为“励耘奖学金”。这奖学金，陈援庵先生健在的时候无从知道，如果泉下有知，微笑之后，也当泣下沾襟吧？

其二，由楼名的“浮光掠影”说起，这也是谦逊，推测本意与“云烟过眼”不会差多少。云烟过眼，是见得多，也可以兼指多所有。与项子京之流相比，启功先生自然是小户，但因为眼力高，时间长，碰巧（据我所知，他不贪，也就不追）流入先则道场后则红楼的，精品或至精品也不少。我的见闻中有不少迷古董的，像他这样视珍奇为身外物的，说绝无也许太过，总是稀有吧。

其三，想到秀才书驴卷，字已满若干页，总当说点更切身的，以便终篇。这是想以我同他的多年交往为纸笔，为他画个肖像。我有幸，与曹家琪君在同一学校当孩子王，曹君原是启功先生的学生，不久就上升为可以相互笑骂的朋友，他爽快热情，与我合得来，本诸除室中人以外都可以与朋友共之义，他带着我去拜识启功先生。其时启功先生住鼓楼西前马厂，所以其后我的歪诗曾有句云：“马厂斋头拜六如（唐寅，亦兼精书画），声闻胜读十年书。”这后一句写的是实情，因为见一次面，他的博雅、精深和风趣就使我大吃一惊。不久他迁到鼓楼东黑芝麻胡同，我住鼓楼西，一街之隔，见面的机会更多。总是晚上在他的兰堂，路南小四合院的南房。靠东两明是工作室，有大的书画案；西一暗是卧室，闲坐闲谈多是在这一间。他的未嫁的姑母还健在，住西房，他的夫人不参与闲谈之会，或在外间，或往西房。夫人身量不高，（与我们）沉默寡言，朴实温顺，女性应有的美都集在性格或“德”字上，不育，所以启功先生在《自撰墓志铭》中说“并无后”也。还是谈晚间之会，我只是间或到，必到的有曹君家琪，因面长，启功先生呼之为驴，有马先生焕然，启功先生小学同学，也是寡言，可是屁股沉，入室即上床，坐靠内一角，不到近三更不走，有熊君尧，寄生虫学家。所以启功先生有一次说：“到我这儿来的都是兽类，有驴，有马，有熊，有獐（明指其内弟章五）；您可不在内。”这显然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笔法，我一笑，说在内也好。现在回头理这些旧账干什么呢？其后又迁到西城他内弟的住处小乘巷，远了，想到北城兽类欢聚之事，不禁有“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”之戚。且说那时期我正编一种内容为佛学的月刊，启功先生曾以著文的实际行动支持，署名“长庆”，想是因为唐朝元白二人诗文结集都用这个名字。其时他不似现在之忙，正是揩油的好机会，记得曾送去真高丽纸一张，一分为二，画两个横幅，一仿米元晖，一仿曹云西，受天之佑，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今尚存于篋中。说到揩油，这大概是揩油之始。其后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他在小乘巷，送走了夫人，美尼尔病常发作，八十年代迁往西北郊师范大学小红楼，更远了，可是我还是紧追不舍。为什么？主要是为揩油，连带的是还没有忘“声闻胜读十年书”。感谢他有宽厚待人的盛德，总是有求必应，如果所写之件不面交，有时还附个小札，说“如不合用，再写”。近几年来，揩油的范围还不断扩

张，说个最大的，是求写序文。他仍是有求必应，送去书稿，有时间看，写，没时间看，也写。宽厚的表现还有“意表之外”的，太多，只说两件，算作举例。一件是我的拙作《负暄琐话》印成之后，托人送去，正心中忐忑待棒喝，却接到夸奖的信，其中并有妙语“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”，“解剖狮子如解剖虱子”云云。如果没有这老虎和狮子，我也许就没有勇气写“续话”和“三话”了吧？另一件是一次登上浮光掠影楼，见室内挂一王铎草书条幅，稀有之精，一面看一面赞叹。他说是日本影印“台湾故宫”的。说着，取来竹竿，挑下，卷，说：“您拿走。”我推辞不得，只好接受，谢。——应该更重谢的是他不得不答应，人在我这本拙作，站在六十七名之前，当排头。如此恩重如山，而我曾无一芹之献，如何解释？是他什么都有，而我是连一芹也没有。勉强搜罗，也只是祝他得老天爷另眼看待，心脏不健，健了，血压不低，低了，越活越结实。然后我就可以多受教益，多得几次开口笑，还有一多，更不可忘，是继续揩油。

目 录

代 序 笑对风雨人生/1

上 篇 不将世故系情怀

我心目中的郑板桥/3

记齐白石先生逸事/7

记我的几位恩师/12

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——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/14

溥心畲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/28

平生风义兼师友——怀龙坡翁/44

忆先师吴镜汀先生/45

玩物而不丧志/47

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/49

文徵明原名和他写的《落花诗》/55

中 篇 能与诸贤齐品目

谈诗书画的关系/61

论书随笔/68

论书札记/83

读《论语》献疑/87

附：试论《郑注论语》一则的牵强附会/101

读《红楼梦》札记/104

《红楼梦注释》序/118
读《静农书艺集》/124
池塘春草、敕勒牛羊/126
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/129
对书法专业师生的谈话(一)/145
对书法专业师生的谈话(二)/148
《翰墨石影》出版发布会书面发言/151
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/152

下 篇 天地大观尽游览

金石书画漫谈/157
鉴定书画二三例/167
书画鉴定三议/172
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/178
书法入门二讲/185
破除迷信——和学习书法的青年朋友谈心/204
《书法丛刊》“秦汉简帛晋唐文书专辑”引言/245
《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宋拓整幅的发现,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/246
真宋本《淳化阁帖》的价值/247
蓝玉崧书法艺术的解剖/249
《启功丛稿》初版前言/250
《论书绝句一百首》引言/251
《书法常识》序言/252
《书法丛论》前言/255
《书法作品选》自序/256
《书画留影册》自序/258
《三帖集》前言/259
题陈奇峰篆刻集/260

上

篇

不將世故系情怀

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
夠高不成低不就癡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
妻已亡並無後妻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
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与名一齊臭

我心目中的郑板桥

《书法丛刊》要出一辑郑板桥的专号，编辑同志约我写一篇谈郑板桥的文章。不言而喻，《书法丛刊》里的文章，当然是要谈郑板桥的书法。但我的腔子里所装的郑板桥先生，却是一大堆敬佩、喜爱、惊叹、凄凉的情感。一个盛满各种调料的大水桶，钻一个小孔，水就不管人的要求，酸甜苦辣一齐往外流了。

我在十几岁时，刚刚懂得在书摊上买书，看见一小套影印的《郑板桥集》，底本是写刻的木板本，作者手写的部分，笔致生动，有如手迹，还有一些印章，也很像铃印上的，在我当时的眼光中，竟自是一套名家的字帖和印谱。回来细念，诗，不懂的不少；词，不懂句读，自然不懂的最多。读到《道情》，就觉得像作者亲口唱给我听似的，不论内容是什么，凭空就像有一种感情，从作者口中传入我的心中，十几岁的孩子，没经历过社会上的机谋变诈，但在祖父去世后，孤儿寡母的凄凉生活，也有许多体会。虽与《道情》所唱，并不密合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曲中的感情，竟自和我的幼小心灵融为一体。及至读到《家书》，真有几次偷偷地掉下泪来。我在祖父病中，家塾已经解散，只在邻巷亲戚的家塾中附学，祖父去世后，更只有在另一家家塾中附学。我深尝附学学生的滋味。《家书》中所写家塾主人对附学生童的体贴，如看到生童没钱买川连纸做仿字本，便买了在“无意中”给他们。这“无意中”三字，有多么精深巨大的意义啊！我稍稍长大些，又看了许多笔记书中所谈先生关心民间疾苦的事，和做县令时的许多政绩，但他最后还是为擅自放赈，被罢免了官职。前些年，有一位同志谈起郑板桥和曹雪芹，他都用四个字概括他们的人格和作品，就是“人道主义”，在当时哪里敢公开地说，更无论涉及板桥的清官问题了。

及至我念书多些了，拿起《板桥集》再念，仍然是那么新鲜有味。有人问我：“你那样爱读这个集子，它的好处在哪里？”我的回答是“我懂得”，这时的懂得，就不只是断句和典故的问题了。对这位不值得多谈的朋友，这三个字也

就够了，他若有脑子，就自己想去吧！又有朋友评论板桥的诗词，多说“未免俗气”，我也用“我懂得”一句说明我的看法。

板桥的书法，我幼年时在一位叔祖房中见一副墨拓小对联，问叔祖“好在哪儿”，得到的解说有些听不懂，只有一句至今记得是“只是俗些”。大约板桥的字，在正统的书家眼里，这个“俗”字的批评，当然免除不了，由于正统书家评论的影响，在社会上非书家的人，自然也会“道听途说”。于是板桥书法与那个“俗”字便牢不可分了。

平心而论，板桥的中年精楷，笔力坚卓，章法连贯，在毫不吃力之中，自然地、轻松地收到清新而严肃的效果。拿来和当时张照以下诸名家相比，不但毫无逊色，还让观者看到处处是出自碑帖的，但谁也指不出哪笔是出于哪种碑帖。乾隆时的书家，世称“成刘翁铁”，成王的刀斩斧齐，不像写楷书，而像笔笔向观者“示威”；刘墉的疲惫骄蹇，专摹翻板阁帖，像患风瘫的病人，至少需要两人搀扶走路，如一撒手，便会瘫坐在地上。翁方纲专摹翻板《化度寺碑》，他把真唐石本鉴定为宋翻本，把宋翻本认为才是真唐石。这还不算，他有论书法的有名诗句说“浑朴常居用笔先”，真不知笔没落纸，怎样已经事先就浑朴了呢？所以翁的楷书，每一笔都不见毫锋，浑头浑脑，直接看去，都像用腊纸描摹的宋翻《化度寺碑》，如以这些位书家为标准，板桥当然不及格了。

板桥的行书，处处像是信手拈来的，而笔力流畅中处处有法度，特别是纯连绵的大草书，有点画，见使转，在他的各体中最见极深、极高的造诣，可惜这种字体的作品留传不多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批县民的诉状时，无论是处理什么问题，甚至有时发怒驳斥上诉人时，写的批字，也毫不含糊潦草，真可见这位县太爷负责到底的精神。史载乾隆有一次问刘墉对某一事的意见，刘墉答以“也好”二字，受到皇帝的申斥，设想这位惯说“也好”的“协办大学士”（相当今天的副总理），若当知县，他的批语会这样去写吗？

我曾作过一些《论书绝句》，曾说：“刻舟求剑翁北平，我所不解刘诸城。”又说，“坦白胸襟品最高，神寒骨重墨萧寥。朱文印小人千古，二十年前旧板桥。”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评论，都不可能毫无主观的爱憎在内。但客观情况究竟摆在那里，所评的恰当与否，尽管对半开、四六开、三七开、二八开、一九开，究竟还有评论者的正确部分在。我的《论书绝句》被一位老朋友看到，写信

说我的议论“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”，话很委婉，实际是说我有些哗众取宠，也就是说板桥的书法不宜压过翁刘，我当然敬领教言。今天又提出来，只是述说过有那么几句拙诗罢了！

板桥的名声，到了今天已经跨出国界。随着中国的历代书画艺术受到世界各国艺术家和研究者的重视，一位某代的书画家，甚至某家一件名作，都会有人拿来作为专题加以研究，写出论文，传播于世界，板桥先生和他的作品当然也在其中。我曾在拙作《论书绝句》中赞颂板桥先生的那首诗后，写过一段小注，这是我对板桥先生的认识和衷心的感受。现在不避读者赐以“炒冷饭”之讥，再次抄在下边，敬请读者评量印可：

二百数十年来，人无论男女，年无论老幼，地无论南北，今更推而广之，国无论东西，而不知郑板桥先生之名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之书，结体精严，笔力凝重，而运用出之自然，点画不取矫饰，平视其并时名家，盖未见骨重神寒如先生者焉。

当其休官卖画，以游戏笔墨博饕贾之黄金时，于是杂以篆隶，甚至谐称为六分半书，正其嬉笑玩世之所为，世人或欲考其余三分半书落于何处，此甘为古人侮弄而不自知者，宁不深堪悯笑乎？

先生之名高，或谓以书画，或谓以诗文，或谓以循绩，吾窃以为俱是而俱非也。盖其人秉刚正之性，而出以柔逊之行，胸中无不可官之事，笔下无不易解之辞，此其所以独绝今古者。

先生尝取刘宾客诗句刻为小印，文曰：“二十年前旧板桥。”觉韩信之赏淮阴少年，李广之诛灞陵醉尉，甚至项羽之喻衣锦昼行，俱不及矜此小印时之躁释矜平者也。

板桥先生达观通脱，人所共知，自己在诗集之前有一段小叙云：“板桥诗文，最不喜求人作叙。求之王公大人，既以借光为可耻；求之湖海名流，必至含讥带讪，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，总不如不叙为得也。”多么自重自爱！但还免不了有些投赠之作。但观集中所投赠的人，所称赞的话，都是有真值得他称赞的地方，绝没有泛泛应酬的诗篇。即如他对袁子才，更是真挚地爱其才华，见于

当时的一些记录。出于衷心的佩服，自然不免有所称赞，也就才有投赠的诗篇。但诗集末尾，只存两句：“室藏美妇邻夸艳，君有奇才我不贫。”这又是什么缘故？袁氏《随园诗话》（卷九）有一条云：“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，与余从未识面。有误传余死者，板桥大哭，以足蹋地，余闻而感焉。……板桥深于时文，工画，诗非所长。佳句云：‘月来满地水，云起一天山。’……”佳句举了三联，却说诗非所长，这矛盾又增加了我的好奇心。一九六三年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馆见到一件板桥写的堂幅，是七律一首，云：

晨兴断雁几文人，错落江河湖海滨。抹去春秋自花实，逼来霜雪更枯筠。
女称绝色邻夸艳，君有奇才我不贫。不买明珠买明镜，爱他光怪是先秦。（款称：“奉赠简齐老先生，板桥弟郑燮。”）

按：“女称绝色”原是比喻，衬托“君有奇才”的。但那时候人家的闺阁中人不许可品头论足的。“女称绝色”，确易被人误解是说对方的女儿。再看此诗，也确有许多词不达意处，大约正是孔子所说“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”的。“诗非所长”的评语大概即指这类作品，而不是指“月来满地水”那些佳句。可能作者也有所察觉，所以集中只收两句，上句还是改作的。当时妾媵可以赠给朋友，夸上几句，是与夸“女公子”有所不同的。科举时代，入翰林的人，无论年龄大小，都被称老先生，以年龄论，郑比袁还大着二十二岁，这在今日也须解释一下的。

还有一事，也是袁子才误传的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六有一条云：“郑板桥爱徐青藤诗，尝刻一印云‘徐青藤门下走狗’”，又云，“童二树亦重青藤，题青藤小像云：‘尚有一灯传郑燮，甘心走狗列门墙。’”其后有几家的笔记都沿袭了这个说法。今天我们看到了若干板桥书画上的印章，只有“青藤门下牛马走”一印。“牛马走”是司马迁自己的谦称，他既承袭父亲的职业，做了太史令，仍自谦说只是太史衙门中的一名走卒，板桥自称是徐青藤门下的走卒，是活用典故，童钰诗句，因为这个七言句中，实在无法嵌入“牛马走”三字。而袁氏即据此诗句，说板桥刻了这样词句的印章，可说是未达一间。对于以上二事，我个人的看法是：板桥一向自爱，但这次由于爱才心切，主动地对“文学权威”、翰林出身的袁子才